

流年记

## 赶靠

吴春明

一

在海岛上，人们将海水退潮称作“靠潮”。

海潮刚退时，只露出潮印，叫“潮罢印”；潮退得小，叫“跌边靠”；退得较大，叫“小靠”；退得很大，叫“大靠”。受气象影响，如果大风骤停出现异常的大退潮，叫“枯靠”“瞎子靠”或“风歇靠”。退潮时间不同，又可分为“朝靠”“傍晚靠”“晌午靠”“傍黑靠”和“黑海靠”等。

赶靠，是海岛人的独有叫法，比赶海更接地气。在半日潮型海域，潮汐一天一夜两涨两退，从退潮到涨潮，时间通常为6小时12分钟。退潮后的6个多小时，并不都具备赶靠的条件，只有潮快靠到底时，才是最佳的赶靠时间。在这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抓紧“赶”才是王道。

潮起潮落天天有，日日赶靠忙四季。海岛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，摸出了大海潮汐的规律，总结出一套赶靠谚语。比如：“十二十三正晌午，满了潮黑了天”“十五六，吃晌后”“十八十九，两头没有”“二十五黄昏满，吃了午晌把靠赶”。

赶“枯靠”的时机多半在冬季，天冷，水凉，海货品种丰富，尤其是各种海菜特别鲜嫩。夏季的“枯靠”一靠难求，各种海货的口感比冬季略逊一筹，但海岛人怎能错过那一滩美味呢？何况，夏季可以穿着泳衣戴着水镜尽情潜到深水里，或许，能够邂逅更多惊喜。

二

周末，有朋友约着去赶靠。我翻了翻日历，阴历初一，正值大潮期，潮水退得最近，海滩生物暴露面积大，收获量肯定比平日多，是最佳的赶靠机会。

当然，现在赶靠并非易事，因为海区已被一块块分割，承包给了他人。有限的、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海域基本没有什么靠可以赶，只有那些远离人群的海滩才能找到赶靠的乐趣，让你重拾小时候的乐趣。

朋友提前联系好了一个“四无”小岛（无居民、无淡水、无道路、无耕地）的岛主，我们坐上快艇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跳上岸，大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呼啦地四处散去。身着专业潜水服的，那是奔着高端食材来的。我是抱着玩的心态，穿着游泳衣，头戴遮阳帽，手里提着一个水桶，专门在近海滩涂收拾螃蟹和各种小海螺。

这片水域保护得非常好，不仅盛产鲍鱼、海参、海胆、螃蟹、牡蛎、红螺、辣螺、盘螺、花螺、香螺等也非常多。有懂水性的，知道哪里窝风（藏风）哪里有暗礁，哪里藏着鲍鱼海参，哪里有

“床”（海螺、辣螺的繁殖区）。我没那个本事，只能老老实实地找点大众小海鲜。

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潮已经靠到底了，大海就像一块蓝色的“地毯”被卷起了一角。裸露的大小礁石、砾石上，花螺已经暴晒在阳光里；跑得快的盘螺，随着潮水吸附在水里的石头上，清晰可见。我弓着腰低着头，眼观六路、左右开弓，像采茶女一样“采摘”各种螺，直到手里握不住了才丢进桶里。有些螺已经成了寄居蟹的居所，一旦感觉有人靠近，螺就迅速沉到水底。下午的阳光格外毒辣，大粒的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淌，我只能不断用衣袖擦拭。

靠潮时，螃蟹一般都会藏在石头底下。只有在涨潮或晚上，它才会出来觅食。翻开一块石头，发现螃蟹的概率能占三成。小的，可以放它一马，大的就收到囊中。

抓螃蟹需要技巧，它是不会轻易束手就擒的，尤其是遇到赤甲红，那两只大螯，如烧红的戟，粗壮、坚硬、灵活、性凶好斗，是它的护身武器。被它夹住，轻者螯尖嵌入肉中，瞬间见血，重者能撕裂你的指甲。这时，只能智取不可强攻，盯着它，偷偷迂回到它的后面，伸出一只脚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从其背后一踩，伸手抓住它的后腿，它那两只大钳子便没有反转之力了，只能乖乖就范。如果没踩到，它会立即趁着扬起的泥沙很快遁入无形。

我还偶遇一只章鱼，这可是水里的游泳快手，一个冲刺就是十几米，起步前还会吐出一股黑墨，干扰着你的视线，想抓住它实属不易。

俗语讲：“麦子上场，辣螺上床”（海岛人用“坐床”形容其密集附着的状态）。此时，正是辣螺上床的季节，在一处岬角的大礁石的阴面，我在一片碧绿的海青菜下面找到了一片辣螺，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。可惜，虽然“床”很大，螺的个头却很小，我还是放弃了。这些小螺不用十天半月就能疯长到三厘米大小，我心里愤愤然，嫉妒起下一个赶靠人，他可是要撞上一个大便宜了。

不知不觉赶了两个小时的靠，我的水桶已经冒尖了，掂掂分量，少说也有十公斤了，收获颇丰啊。

三

此时的大海是静止的，在退与涨的节点，大海仿佛在某一个隐秘之处用力地扭动着。我能感受到这种反转带来的瞬间平静，大海中的所有生物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吧。

我站在水里，慢慢地感知海水在我的小腿上摩擦跃动，一点点地上升。

岸边裸露的卵石被一点点打湿，卷起的“地毯”徐徐展开。水中，我拉长的身影荡起微微涟漪。在远处天际线，天与海是相连的，月球、太阳也是和大海相连的。它们用共同的力量护佑着地球的永恒。

此时，我的眼睛竟有些迷离，心中涌动出一句诗行——大海在邀请我，感受我在水里的模样……我已经被蔚蓝彻底吞噬了。

这片蔚蓝，我从未曾远离，甚至可以说一直在亲近、辨识中度过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大海之子的幸运和骄傲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为何动容了：我是苍穹里的一粒尘埃，谁也看不到我，但我分明能感知到某种巨大的能量和它无言的警示。

四

涨潮了，这就是一种警示，亦是一种尊重。

几百米的海滩延伸到了更远处的大海深处，我只走了不到百米的距离，贪念也该刹车了。

看不到浪，风正在路上，但潮水前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，迅速地填满了卵石间的缝隙，追趕着海蟑螂四处逃散。我有些留恋，直了直又酸又痛的老腰。

环顾整个小岛，只有一处破旧的水泥房，房顶立着风车和太阳能，门口趴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黄狗，那是看海人临时的住处。没有树，只有灌木和野草，难以找到一个乘凉的地方。

我提着沉甸甸的水桶赶往停船的地方，开船的朋友正坐在阴凉处抽烟，他身边的水桶里竟然有只肥硕的海蜇。我惊讶道：“海蜇你也敢赤手抓？”海蜇有毒，我吃过亏。他有些得意地笑笑，说：“这有啥，船上有网兜，先把它兜到岸边，用刀去掉内脏，只留‘大帽子’，一会回去下馆子我们可以先来个海蜇汤开开胃。”我又饥又渴，吞了吞口水，仿佛已经捧起了一碗又凉又辣又甜又脆的海蜇汤。

这一定是只落单的海蜇，它一定是迷失了方向，或是追趕一条海鱼才误闯进这个小岛，成了我们赶靠的意外惊喜。再有一个月，海蜇将大量上市，刀在砧板上的“嗒嗒”声，将填满大街小巷，那是独属于海岛的、美妙的交响乐。

几个朋友陆续都回来了，个个肩扛手拎，收获满满，笑容比太阳还灿烂。

启航了，几只海猫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，围着我们的船嗷嗷叫，直到看着我们离开。

可能是我们打扰到它们了吧。再见，海猫子！

诗歌港

## 抗日英雄谱（组诗）

蔡同伟

## 八女投江

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  
八位年轻的抗联女兵  
故意暴露行踪  
与小鬼子激烈交锋

面临子弹打光  
被敌人重重围困的绝境  
她们挽起  
宁死不做俘虏的约定  
毅然涉入乌斯浑河中

八朵鲜艳的姐妹花  
悲壮地凋零  
白山黑水间  
消失了她们芬芳的笑容

江水滔滔哀鸣  
为坚贞的烈士送行  
江水滚滚奔腾  
把英雄的壮举传诵

## 杨靖宇

他把对强盗的刻骨仇恨  
燃成满腔怒火  
铸成超人的智谋和胆略  
令罪恶的敌人  
瑟瑟发抖

小鬼子一直想知道  
凝成杨靖宇不屈不挠斗志的  
营养是什么  
当敌人凶残地  
挑开他的腹部  
胃里的棉花和野草  
惊呆了侵略者

## 赵尚志

抗战那些年  
赵尚志从来不洗脸  
他说  
打不走小鬼子  
还有什么脸

这意味深长的言行  
蕴含着他的斗志和信念  
正是这种骨气  
支撑他  
率领抗联队员  
踏着艰险 机智勇敢  
同穷凶极恶的敌人  
周旋于白山黑水间  
“大大的赵尚志”  
令强盗闻名丧胆

英雄的“北国雄狮”  
就义时怒瞪双眼  
他以坚贞的气节  
为中华民族争了脸